

儿女英雄传

第十三回 摇 敦古谊集腋报师门 感旧情挂冠寻孤女

这回书接着上回，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里，把安老爷的话，回明母亲并上复岳父岳母，大家自是异常欢喜，张姑娘心里益发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。那张老自有程相公照料，安公子便忙忙的换了家常衣服，赴县衙而来。那些散了的长随，还有几个没找着饭主，满处里打游飞的，听见少爷来了，又带了若干银子，给老爷完交官项，老爷指日就要开复原官，都赶了来，借着道喜，要想喝这碗旧锅的粥。老爷见这班人，本无人味，又没天良，一个个善言辞去。内中只有个叶通，原是由京带出来的，虽也是个长随，因他从幼也读过几年书，读的有些厌气，自从跟了安老爷，他便说从来不曾遇见一位高明浑厚的老爷，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。安老爷给他荐了几处地方，都不肯去，甘受清苦；老爷见公子无人跟随，叫他且伺候公子。恰好赶露儿也赶到了，安老爷因他误事，正要责罚，吓得他长跪不起。只得把刘住儿到家，一时痛亲，昏聩忘说，后才想起，随即赶来的话回明。老爷见其情有可原，仍派他跟随公子。说着摆上饭来，又有太太送来几样可吃的菜，并下马面，原来安老爷酒量颇豪，自己却不肯滥饮，每饮总以三五杯为度，因向公子道：“我喝酒，你只管坐下先吃饭，不必等我。”公子便搬了个座儿，坐在横头。

一时吃饭漱盥已毕，安老爷便命他对坐细谈。总问了问京中家里一切情形，因长吁道：“我读书半世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一步偷闲取败，就这‘迂拙’两个字，是我的短处，不想才入宦海，就因这两个字上误事。几乎弄得身名俱败，骨肉沦亡。今自幸得我父子相聚，而且官事可完，如释重负，这都是上苍默佑，惟有刻刻各自修省，勉答昊慈而已。至于你没出土儿，就遭了这场颠沛流离，惊风骇浪，更自可怜。又安知不是我家素来享用稍过，福薄灾生，以致如此。经此一番，未必非福，此时都无可说了。只是我方才细想，你在那能仁寺遭的这场事，那班和尚伤天害理，为天理所必诛。无所谓冤。这等一女子，取义成仁，仁至义尽，无所谓孽，我们心里便无所过不去；我只虑地方上弄了这等一桩大案，倘然遇见个廉明官儿查究起来，倒是一桩未完的心事。”公子说：“这事大约无妨。前日在路上听见各店里沸沸扬扬的，传说在平县黑风岗庙里一个和尚，一个头陀，一个女人，因为妒奸，彼此自相残害。经本县的一位胡县官访查出来。那地方上百姓，也有受过和尚荼毒的，人人称快，各感念那位胡县官，都称他作青天太爷。”安老爷说道：“此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也。”那时叶通正在那里伺候老爷吃饭，便问道：“这话大约是真的。”老爷道：“你又怎么晓得？”叶通道：“这里的二府，就和在平的这位胡老爷是儿女亲家。奴才有个舅舅跟胡太爷，昨日打发来看姑奶奶，他也是这等说。还说胡太爷因此上台见重，说他留心地方公事，还保个卓才了呢！”老爷听了，不禁大笑说：“这可叫作天地之大，无所不有了。若果如此，不但那女子可以远祸，我们也可放心。”公子答应了个“是”，就趁势回道：

“倒是儿子这里另有件未完的心事。”老爷忙问：“何事？”公子便把失了那块砚台的话说出来。老爷先说了句：“可惜。”便问：“怎的会丢了？”公子道：“只因正在贪看十三妹在墙上题的那折词儿，她又催促着走，一时匆匆的便遗失了。”老爷问：“又是什么词儿？”公子见问，便从靴掖里，把自己记下的个底儿掏出来，请老爷看。安老爷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个女子好生奇怪，也好大神通；你看她这折《北新水令》，虽是不文，一边出豁了你，一边摆脱了她，既定了这恶僧的罪名，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。看她这样机警，那砚台必不肯便落他人之手，只她那词儿里的什么‘云端’、‘云中’，自是故作疑人之笔。她究竟住在何处？你自然问明白了。”公子道：“也曾问过，无奈她含糊其词，只说在个上不在天、下不着地的地方住，并且儿子连她这称呼，曾留心问过；问她这‘十三妹’三个字，那是排行，还是姓名？她也不肯说明。”老爷道：“吭！这是什么话？无论怎样，你也该问个明白，在她虽说是不望报，难道你我受了人家这样大德，今生就罢了不成？”公子见父亲教训，也不敢辩说她怎生的生龙活虎一般，我不敢多烦琐，只得回道：“将来总要还她这张弹弓，取我们那块砚台，想来那时，也可以打听得出的。”老爷只是摇头，一面口里却把那词儿里“云中相见”四个字，翻来复去不住的念；又用手把那“十三妹”三个字，在桌子上一竖一书，不住的写。默然良久，忽然的把桌子一拍，喜形于色，说道：“得之矣，我知之矣。”因忙问公子道：“这姑娘可是左右鬓角儿上，有米心大笔正的两颗朱砂痣不是？”罢了，这公子实在不曾留心，只得据实答应。老爷又问道：“那相貌呢？”公

子道：“说起相貌来，却是作怪，就和这新媳妇的相貌一样。不但像是个同胞姐妹，并且像是双生姊妹。”老爷说：“这又是梦话了。我又何曾看见你这新媳妇是怎生个相貌呢？”公子一时觉得说的忘情，扯脖子带脸臊了个绯红。老爷道：“这又臊什么？说呀！”公子只得勉强道：“此时说也说不周全，等父亲出去，看了媳妇，就明白了。大约这个是一团和气幽娴，那个是一派英风流露。”老爷听了，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文花儿也急出来了。”公子也陪着一笑。

读者，天下第一乐事，莫如谈心，更莫如父子谈心，更莫如父子久别乍会，异地谈心，尤其莫如父子事静心安，苦尽甘来，久别乍会的异地深夜谈心。安老爷和公子，此时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乐境，正所谓“等闲难到开心处，似此开心又几回”了。

公子见老人家心开色喜，就便请示：“父亲方才说到那十三妹，父亲说：‘得之矣，知之矣。’敢是父亲倒猜着她些来历么？”老爷道：“岂但猜着！此事你果然不得明白，连你母亲大约也未必想得到，只我心里却是明白如见，此时且不必谈。等我事毕身闲，再慢慢的说明，我自然还有个道理。”公子听如此说，便不好问，只是未免满腹狐疑。那时不但安公子怀疑，大约连读者此时也不免发闷，无如作者要作这等欲擒故纵的文章，令读者猜一猜。一时安老爷饭罢，收拾了家具，又同安公子计议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结，家眷怎的位置。公子便在父亲屋里小床上另打一铺睡下，众家人也分投安置。

次日清早，安太太便遣晋升来看老爷、公子，并叫请示：“那银子怎的个办法？早一日完了官事，也好早一日出

去。”老爷便叫公子去告知他母亲说：“这事不忙在一刻，再候两三日，乌克斋总该有信来了，那时再定规。你也去和你娘亲近亲近去。”公子才要走，晋升回道：“请大爷等一刻才走罢。方才奴才来的时候，街上正打道呢，说河台大人到码头接钦差去，已经出了衙门了，路上撞见，又得躲避。”老爷问道：“也不曾听见个信儿，忽然那里来了这等一个钦差？”晋升道：“奴才也是才听见说，说是一位兵部的什么吴大人，这位钦差来得严密得很，只带着两个家人，坐了一只小船儿，昨夜五更到了码头，天不亮就传码头差到船上，交下两角文书来，一角札山阳县预备轿马，一角知照河台钦差到境。这里县大爷早列码头接差去了。”安老爷心想：“那个什么吴大人，莫非吴侍郎出来了？他是礼部啊！此地也不曾听见有什么案，这钦差何来呢？断不致于用着钦差来催我的官项呀！”大家一时猜度不出。老爷道：“管他，横竖我是个局外人，于我无干，去瞎费这心猜他作什么？”说着，只听得县门前道府厅县，各各一起一起的过去，落后便是那河台，鸣锣喝道，前呼后拥的过去。直等过去了，公子才得回店。

你道这位钦差是谁？原来就是那号克斋名乌明阿的乌大人。他在浙江差次，就接到吏部公文，得知由阁学升了兵部侍郎，把浙江的公事查办清楚，拜了摺子，正要回京复命谢恩；才由水路走出一程，又奉到廷寄，命他到南河查办事件。这正是回程进京必由之路，他便且不行文知照，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后面，同随带司员人等一起行走；自己却乔装打扮的，雇了一只小船，带了两个家丁，沿路私访而来。直等靠了码头，才知照地方官。把个山阳县官吓得忙着分派人打

扫公馆，伺候轿马，预备下程酒饭，闹得头昏，才得办妥。只是钦差究竟为着何事而来，不能晓得，这正是首县第一桩要紧差使。为得是打听明白，好去答应上司，是个美差。他一到码头，便上手本叩安禀见。不想那钦差止于传话道乏，不曾传见。看了看船上，只得两个家人，连门包都不收，料是无处打听；费尽方法，派了个心腹能干家人，把船家暗暗的叫下来，问他端的，又许他银子。那船家道：“他雇船的时候，我只知道是伙计三个，到淮安要帐来的；一路也同我们在船头上同坐，问长问短的；一直到了码头，见大家出来接差，我才知道他是个官府，谁知道他作什么来的呀？”那家人听了无法，只得回复县官，把个山阳县急得搓手。

一时大小官员都到，紧接着河台到船拜会。早见那位钦差，顶冠束带，满脸春风的迎出舱来。河台下船，只得在那小船里面，向上请了圣安。乌大人站在一旁，说了句：“圣躬甚安。”二人见礼坐下。河台满脸青黄不定，勉强支持着寒暄几句，又不敢问到此何事。倒是乌大人先开口说道：“此来没什么紧要事，上意因为此番回京，此地是必由之路，命顺路看看河工情形。这河工的事，自己实在丝毫不懂。前在浙江，但见那些办工的官员，实在差勤苦累。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，叫人开个节略见赐，便可照这节略，略查一查回奏，就算当过这差去了。自己也急于要进京谢恩，恐不能多耽搁，地方上一切不必费事。这船上实在褻渎，下船就奉拜，再长谈罢。”那河台听了这话，才咕咚一声，把心放下去。那恭维人的本领，他却从佐杂时候，就学得滥熟；又见乌大人这等谦和体谅，心里早打算到这满破个二三千银子送他也值，左右向那些工员身上捞得回来的。因此着实的

颂扬了钦差一阵，才打道回院。河台走后，各官才上手本。乌大人都回说：“船上过窄，公馆相见。”大家只得纷纷进城。

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轿，并自己新作全副执事送来，又派了武巡捕，带了许多差官来接。乌大人便留了一个家人收拾行李，搬进公馆，自己只带一个家人跟着。前头全副执事摆开，众差官摆队的摆队，扶轿的扶轿，码头上三声大炮，簇拥着钦差那顶大轿，浩浩荡荡，鸦雀无声，奔了淮城东门而来。一进城门，武巡捕轿旁请示：“大人先到公馆，先到河院？”那大人只说得一句先到山阳县，那巡捕应了一声，忙传下去，心里却是惊异，怎的倒先到县衙呢？

那个当儿，山阳县的县官，早到公馆伺候去了。原来外省的怯排场，大凡大宪来拜州县，从不下轿；那县官早隐了不敢出头，都是管门家丁，同着值房书吏，老远的迎出来，道旁迎着轿子，把他那条左腿一跪，把上司的拜帖，用手举得过顶钻云，口中高报说：“小的主人，不敢当大人的宪驾。”如今这山阳县门上，听得钦差来拜他们太爷，他更比寻常跪得腿快，喊得声高。只见那钦差也不用人传话，就在轿里吩咐道：“我不是拜你主人来了。”那门丁听了，吓得爬起来，找了条小路，往后就跑。此时但恨他爷娘少生两条腿。将跑到县门，钦差的轿子已到。他又同了衙役，门前伺候。又听得钦差问道：“有位被参的安太老爷，想来是在监里呢？”门子忙跪禀道：“不在县监，即在县头门里典史衙门土地祠。”钦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门，把个管狱的典史，登时吓得浑身乱抖，口里叫道：“皇天菩萨！自从周公作周礼，设官分职，到今日也不曾听得钦差拜过典史，这是什么

勾当呀！”慌得他抓了顶帽子，拉了件褂子，一路穿着，跑了出来，跪在门外，口中高报：“山阳县典史叩接大人。”轿子过去了良久，他还在那里长跪不起。两边众人都看了他，指点着笑个不住。他也不知众人笑他何来。及至站起来，自己低头一看，才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，镶着一身的狗牙儿绦子：原来是慌得拉错了，把官太太的褂子穿出来了。咳！正所谓“宦海无边，孽海同源，作官作孽，君自择焉”。

这钦差到了典史衙门，望见那土地祠，便命住轿，落平下来。只见跟班的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纸手本来，众人两旁看了，都诧异道：钦差大人，怎生还用着这上行手本，拜谁呀？便是拜土地爷，也只用个年家眷弟的大帖。到底拜谁呀？正在猜度，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爷看过，便交付巡捕说：“拜会安太老爷。”那巡捕接了，偷眼一看，手本上端恭小楷写着“受业乌明阿”一行字，连忙飞奔到门投帖。

那时正近重阳，南闾乡试放榜。安老爷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闹墨在那里看，听得县衙前才得一片喧哗，旋即不闻声息，却也弄惯了，不以为意，仍然看那本文章，忽见戴勤匆匆的跑进来，回称钦差来拜。虽安老爷的镇静，也不免惊疑，心里说：“难道真个的钦差来催官项了不成？”伸手接过手本一看，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呀！只说什么吴大人，吴大人，我就再想不起是谁！”因慢慢的起身离座，说：“请进来吧！”早见那乌大人偏体行装的进来。先向安老爷行了个旗礼，请了安，起来又行了个外官礼儿，拜了三拜。安老爷也半礼相还。乌大人起身又走近前来，看了看安老爷的脸面，说：“老师的脸面竟还好，只是怎生碰出这等一个岔儿

来？”一时让座。茶罢，乌大人开口先说：“老师的信，门生接到了，因有几两银子不好专人送来，旋即奉了到此地来的廷寄，如今自己带了来。”又问：“老师的官项，现在怎样？”安老爷不便就提起公子来的话，便答说：“也有了些眉目了。”乌大人道：“门生给老师带了万金来，在后面大船上呢！一到就送到公馆去。”安老爷忙道：“多了多了！这断乎用不了！你虽是个便家，况你我还有个通财之谊；只是你在差次，那有许多银子？”乌大人道：“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，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，并且还不曾见京报，便接着管子金、何麦舟他两家老伯伯的急脚信，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，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，分头写了信去，派了个数儿，叫他们量力尽心。因门生差次不久，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，便叫他们只发信来，把银子汇京，都交到门生家里。正愁缓不济急，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，是门生的大舅子，他有托门生带京一万银子。门生和他说明先用了他的，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。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，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，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，也是一样，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。老师接到他们的信，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，就完了事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非我和你客气，你大兄弟也送了银子来，再有二三千金便够了。这种东西，多也无用。再则与者受者，都要心安。”乌大人道：“老师，这几个门生，现在的立身植品，以至仰事俯蓄，穿衣吃饭，那不是出自师门？谁也该‘饮水思源，缘木思本’的；门生受恩最深，就该作个倡首。就比如世兄孝敬老师万金，难道老师也和他讲再让三不成？再门生敢有句放肆的笑话儿，以老师的古道，处

在这有天无日的地方，只怕往后还得预备个几千银子赔定不得呢！”安老爷听了，哑然大笑。因见他办得这样妥当，又说得这样恳切，不好再推。便说道：“我说你不过就是这样罢，我和你也说不到却之不恭，却是受了有愧了。”那乌大人又谦虚了一番。话完，便向了那家人使了个眼色，那家人齐退下去，连戴勤等一并招呼开，彼此会意，也都躲在院门外坐下，喝茶吃烟闲话。那位典史老爷，见钦差来拜安老爷，不知怎样恭维恭维才好，忙忙的换上褂子，弄了一壶茶，跟了个衙役，亲自送来让家丁们喝，也为趁便探听探听消息。谁想大家都堵着门坐着呢，不得进去。他一面让茶，一面搭讪着，就要同坐。戴勤先站起来说道：“郝老爷，你请治公罢。你在这里，我们不好坐，同你一处坐，主人知道也必嗔责。茶这里有，郝老爷别费心了。”那典史看这光景，料是打不进去，只得周旋一阵，把那壶茶送给轿夫喝去了。

安老爷见乌大人把人支开，料是有话说了，只见他低声道：“门生此来，却不专为这事；现在奉旨到此，访察一桩公事，一路也访得些情形，未敢为据，所以来请示老师，老师知之必确。”安老爷忙问何事。乌大爷道：“此地河台被御史参了一本，说他怎的待属员，以趋奉为贤员，以诚朴为无用，演戏作寿，受贿婪赃，侵冒钱粮，偷工减料，以致官场短气，习俗靡颓等情，参得十分厉害。这事关系甚大，门生初次奉差，有此不得主意，所以讨老师教导。”安老爷听了这话，沉了一沉，说：“克斋这话，既承你以我为识途老马，我却有无多的几句话，只恐你不信。”因说道：“我到此不久，就到邳州、高堰署了两回事，河台的行止，我都不

得深知。至于我之被参，事属因公，此中毫无屈抑。你如今既奉命而来，我以为国法不可不执，国礼也不可不顾，察事不得不精，存心又不可不厚，老贤弟以为何如？”乌大人觉得安老爷受了那河台无限的屈抑，岂无个不平之鸣？谁知他竟无一字怨尤，益加佩服老师的学识难度。说了几句闲话，起身告辞。安老爷道：“我可不能看你去，也不便差人到公馆里，改日长谈罢。”说着，送到院门，不便望外再送。

那山阳县知县，得了这个信，早差人禀知河台，说：“钦差在县里，和安老爷长谈。”那河台倒是一惊，才要问话，听得头门炮响，钦差早已到门，连忙开暖阁迎了出来。见那钦差，仍是春风满面，说：“才望了望敝老师，来迟了一步。”说着，一路进来，坐下。可奈他绝口不谈公事至要紧的话。问的是淮安膏药哪铺子里的好？竹沥涤痰丸哪铺子里的真？河台也只得顺着答应一番，因便装着糊涂问道：“方才说贵老师是那一位？”乌大人道：“就是被参的安令。”河台连忙道：“这位安水心先生，老成练达，为守兼优，是此地第一贤员。无奈官运平常，可巧的遇见这等个不巧的事情，现在我们大家替他打算，众擎易举，已有个成数了，不日便可奉请开复。”乌大人道：“这倒不敢劳大人费心。他世兄已经从京里变产而来，大约可以了结公事。况且敝老师是位一介不苟的，便承大人费心，他也未必敢领。”河台听了，大失所望。

钦差坐了一刻，便告辞进了公馆。那时后面官船已到，几位随带司员也赶了来。那些地方官，钦差都请在一处公同一见。应酬已毕，稍微歇息，吃些东西，早发下一角文书，提河台的文武巡捕、管门管帐家丁。须臾拿到，便封了门，

照着那言官指参的款迹，连夜熬审起来。从来说：“人情似铁，官法如炉。”况且随带的那些司员，又都是些精明强干、久经参案的能员，哪消几日，早问出许多赃款来。钦差一面行文，仍用名帖去请河台过来说话。

不一时，河台已到。钦差照旧以客礼相待，让座送茶已毕，便将廷寄并那御史的参摺，和他的巡捕、家丁的口供送给他看。河台一看，方才如梦方醒，只吓得他面如金纸，目瞪口呆；又见上面有如果审有赃款，即传旨革职，所有南河河道总督，即着乌明阿暂署的话。他慌忙看完，摘了帽子，向上跪倒磕头，口称他的名字，说：“犯官谈尔音，昏聩糊涂，辜负天恩，但求重重的治罪，并罚鍰报效。”原来那时候有个罚鍰助饷助工的功令，只因朝廷深知督抚的丰厚，那时的风气淳朴，督抚也不避丰厚之名，每逢获罪，都求报效若干银子，助工助饷，也为图轻减罪名，所以他才有这番举动。说罢起来，戴上帽子。乌大人道：“请大人具个亲供，便是自认罚鍰，也得有个数目，好据供入奏。”那谈尔音道：“犯官打算竭力巴结，十万银子交库。”乌大人道：“大人的情甘报效，我原不便多言；但是圣意甚严，案情较重，左右近年的案，都有个样子在前头，大人还得自己斟酌斟酌，不可自误。”他答应了两个是，下去写具亲供。一时早有首府中军送过印来，乌大人即日拜印接署，便下了一个札子，委山阳县伺候前印河台大人，这话就叫作看起来了。这个信传出去，那些绅士、百姓、铺户，听得好不畅快。原来这河台姓谈，名尔音，号钰甫。便有等尖酸的，指了新旧河台的名号，编了一副对联，道是：“月向日边明，日月当空天有眼；玉镶金作钰，玉金满囊地无皮。”

那谈尔音下去写具亲供，见钦差的话来得严厉，一定朝廷还有什么密旨，如今报效得少了罢，诚恐罪名减不去；多了罢，实在心上舍不得。心问口，口问心，打算良久，连那些奇珍异宝折变了，大约也够了，且自顾命要紧，因此上一狼二狼写了二十万两的报效。那乌大人就把案归着了归着，据情转奏。当朝的圣人最恼的是贪官污吏，也还算法外施仁，止于把他革职，发往军台效力。不日批摺回来。那谈尔音便忙忙交官项上库，送家眷回乡，剩了个空人儿，赴军台效力去了。只是这些金银珠宝，千方百计才弄得来，三言二语便花将去；当日嫌它来的少，今日转痛它去的多，也是最可怜的。他见过乌大人之后，不曾等安老爷交官项，早替他虚出通关，连夜发了摺子，奏请开复，想在钦差跟前，作乌大人的情面；也是发于天良，要想存些公道，只是迟矣晚矣。

安太太那边，自从张金凤进门之后，在安太太是本不曾生得这等一个爱女，在张姑娘是难得遇着这等一位慈姑，彼此相投，竟比那多年的婆媳还觉亲热。那张老夫妻虽然有些乡下气，初来时众人见了不免笑他；及至处下来，见他一味诚实，不辞劳，不自大，没一些心眼儿，没一分脾气，你就笑他，也是那样，不笑他，也是那样，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，转都爱他敬他。虽是两家合成一家，倒过得一团和气。

这日安老爷收到乌大人的帮项，那日把文书备妥，如数交纳，照例开复，又因此地正在官场有事，自己不好出去，便告了二个月病假。早有公子领着家人们预备轿马前来。安老爷离了土地祠来到聚合店，安太太迎了出来，老夫妻本来伉俪甚笃，更兼在异乡、同患难，又想到公子这场落难，彼

此见了十分伤感，亏得公子一旁竭力劝慰方住。安太太便叫媳妇出来拜见。安老爷一看，又叫她近前来细看一番。因向太太道：“我告诉玉格的话，想来都说到了，不必再说。这个孩子，天生的是咱们家的媳妇儿，等着消停消停，就给他们办起这件喜事来。”安老爷不吃烟，张姑娘便送上一碗茶来。一时亲家太太也来相见。这亲家太太，可不是那两日的亲家太太了，也穿上了裙子；好容易女儿劝着，把那个冠子也摘了。见了安老爷，拜了两拜，口里说：“好哇，亲家，俺们在这里可叨扰了。”安老爷也和她谦了几句。人回亲家老爷进来了，安老爷迎进来，见礼归座，着实谢了谢他途中照应公子。张老道：“亲家不要说这话。我的嘴笨，也说不上个什么来。咱都是一家人，往后只有我们沾光的。就只一件，我在家贫苦惯了，这几天吃饱了饭，竟自呆着就困了。亲家这不是你来家了吗？有啥笨活，只管交给我，管作得动。不的时候儿，这大米饭，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！”安老爷听了道：“就是这样，如今我第一桩大事，就是你这个女婿，他只管这么大了，还得有个人儿招护着。这几日里边有个媳妇，不好叫她在里头不周不备，我可就都求了亲家了。”张老爷连忙答应。安太太道：“这几天就多亏了亲家老爷疼他！”一句话没完，张太太话来了，说：“啥话呢，疼闺女有个不疼女婿的。”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，人回河台乌大人来拜，把个张老夫妻吓得往外藏躲不迭。

一时鸣锣喝道，乌大人已到店门。安老爷说：“请进来坐罢。”说着，迎了进来，那乌大人先给师母请了安，然后又和公子叙了一向的阔别。提到前任谈公的事，安老爷倒着实感叹了一番。乌大人因道：“门生看老师没什么大欠安，

为何告起假来？”安老爷便说：“有些琐事。”便把公子途中结亲一事略提了几句；只是不提那番骇人听闻的话。乌大爷也连忙道喜。又说：“此地总河的缺，已调了北河的同峻峰过来了，也是个熟人。老师完了私事，何不早些出去，门生既可多听两次教导；等那同峻峰来，也可当面作一番嘱托。”安老爷道：“说得有理，我事情一清楚，就出来的。”乌大人长谈了半日，告辞而去。早有那些实任候补的官员，听得乌大人到店来拜安老爷，长谈久坐，见安老爷又是大人的老师，那个不来周旋。也有送下程的；到后来就不好了，闹起整匣的燕窝，整桶的海参、鱼翅，甚至尺头珍玩，打听什么贵，送什么来。老爷一概都璧谢不收。

那日，安老爷迎宾谢客，忙得半日不曾住脚，一直到下半日，才得稍停。那张姑娘便送过头帽子来，请换帽子，伏侍得直像个多年的儿媳妇，又像个亲生的女儿。安老爷看了，自是欢喜，因对太太道：“我们如今事情正多，有两桩得先作起来：一件是为我家险遭一场意外的灾殃，幸而安然无事，这都是天公默佑，我们合家都该办炷名香，答谢上苍；那一件是无论怎样，这店里非久居之地，得找一所分馆。”安太太道：“这两桩事，都不用老爷费心，公馆我已经叫晋升找下了。”老爷道：“一处不够。”太太道：“找得这处很宽绰，连亲家都住下来了。”老爷道：“不然。日后自然住在一处才是，有个照应。眼前这喜事，必得两处办，才成个一娶一嫁的大礼。”太太听了，也以为是。恰好晋升进来回事，听得这话，便回道：“既老爷这样吩咐，也不用再找，那公馆本是大小两所相连，内里通着外边，各开大门。”安老爷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房子说定后，便说谢天的

事。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和媳妇许了十五日还愿的话，并媳妇怎的要给那十三妹姑娘供长生禄位的话，一一的说明。安老爷便觉暗合了自己的主意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咱们全家叩谢，不必再看日子了。”一家儿谈到饭罢掌灯，安老爷早叫人在外层收拾了三间洁净屋子下榻，出去又周旋了张老一番，才得就枕。

次日便是十五日，太太早在当院设下香案、香烛、供品。先是安老爷带了安公子，次后便是安太太带了张姑娘，各各一秉虔诚，焚香膜拜，叩谢上天保佑之恩。拜完，安老爷便对两亲家道：“你二位老兄老嫂，也该拜谢一番才是。”张老道：“我们正想着借花儿献佛，磕个头儿呢！”早有仆妇送上两束香来。张老上好香，磕过头，亲自缓缓的把香点着，举得过顶，磕下头去，不知他口里喃喃呐呐祝赞些什么。磕完了头，将爬起来，只见他把右手褪进袖口去，摸了半日，摸出两个香钱来，还给安太太。安太太笑道：“亲家，这是什么呀！你我难道还分彼此么？”亲家太太道：“不是呀，这往后俺两口子的吃的喝的，穿的戴的，都仗着你老公们俩和姑爷哩！还有啥儿说的呢！这烧香可是神佛儿的事情，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咱各人儿洗面儿各人儿光，你不要，可行不得。”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。倒是安老爷说：“太太，既亲家这等至诚，收了再请箍香上就是了。”安太太只得接过来，递给一个丫鬟，摸了摸那钱，还是捂得滚热的。张姑娘随婆婆谢过了天，便忙着进房，设了一张小桌儿，供上那十三妹姐姐的长生牌，上写着：“十三妹姐姐福德长生禄位”。安太太便向安老爷道：“我们玉格也该叫他来磕个头才是呢！”安老爷道：“且慢。他的事不是磕一